

莊勇

全力支持反貪抗議活動



開話雜談

超過200個各色團體與教會組織宣佈，將於9月21日亦即3天後的週日，在大馬尼拉區兩地同步舉行大規模集會「萬億披索遊行」(Trillion Peso March, TPM)，要求嚴懲涉貪官員與承包商，並推動制度改革。屆時，由各大專院校學生、宗教領袖、ISAMBAYAN 成員、自由工人聯合會、「人民行動黨」青年會等團體成員組成的示威人群，將於上午9時在馬尼拉黎刹公園集合，再於下午2時在計順市山聖聖殿舉行第二場集會，號召群眾可就近地點參加。

除了大峴區的黎刹公園和厄沙聖殿以外，全國各地如黑人島、宿務、加牙黎奧洛市、碧瑤市及武連省等地也將同步響應。這顯示菲律賓近期曝光的防洪貪污醜聞持續引發的民憤已到「沸點」，促使群眾組織紛紛起來抗議，表達他們的不滿情緒。

9月12日，學生與社會運動人士走上街頭，發起被稱為「黑色星期五」的群體抗議行動。也是自那天開始，全國各地持續舉行一系列反貪腐示威集會，抗議防洪工程腐敗行為，其中包括官商勾結和幽靈防洪工程。

前些時候，菲律賓國立大學(UP)發表聲明，表示支持針對防洪腐敗的抗議活動，該校校長希敏尼斯指出，他們對防洪方案根深蒂固且大規模的貪污揭露深感憂慮，不能保持中立。近期發起的一連串抗議活動並非政治鬥爭，而是為社會伸張正義，所以我們絕對不能保持中立，必須揭發那些涉案貪官污吏的不法勾當，讓人民看清他們的真面目，並把他們繩之以法，讓他們接受應得的懲罰，為他們所做的一切負責。

9月21日抗議活動的參與者包括宗教領袖，他們的決定是正確的，教會無須忌諱，因為此舉完全不是教會幹政，而是表態站在正義的一面。所謂教會不要干政是指宗教人士不要參與任何旨在推翻政府的政治活動，但是反腐活動則是人人有責，尤其是信徒，必須持有與貪腐勢不兩立的心態。

根據調查顯示，承包商取得的防洪工程款中，僅有40%實際用於施工，其餘流入了政商的私囊，導致工程偷工減料、颱風水患時民眾受害。這些貪官污吏挪用救命錢來過他們的奢靡生活，平民百姓的家園因而不斷毀於洪災。他們只顧著燈紅酒綠、夜夜笙歌，完全不管受災民眾的死活，如此草菅人命，實在可惡至極！

星期日抗議活動的目的之一為推動制度改革，我們必須迫使有關方面廢除政治分肥資金，及機密與情報基金，並且要公開所有政府官員的資產負債表，還有推動解除銀行保密法。以上舉措均能有效杜絕政府官員的貪腐行為，希望這次反貪示威活動，能夠有效抑制政府官員的貪婪行為。

示威抗議活動除了應促使革除並逮捕所有涉入防洪工程的貪污者以外，更要追繳涉案官員、政客與承建商的不法所得。

換言之就是要歸還人民的錢，讓所有涉案人員歸還他們通過腐敗行為從民眾手中竊取的全部資金，把這些錢重新投入防洪項目當中。

這一波的反腐抗議活動意義非凡，大家應該予以支持。希望這次能夠喚醒民眾看清這些貪官污吏的醜惡面目，同時建立一項有效的監督機制，使政府官員不能夠任意妄為，更不能隨便吸取民脂民膏。

9/16/25 (二)

林榮林

瑞雲橋的故事



特稿

話說，在閩南安溪的藍田山區深處，藏著一個叫進德的村子。這村子，四周青山環繞，一條碧綠的溪水從村中蜿蜒流出，溪上橫臥著一座古老的木廊橋。它以青杉為骨架，飛翹的屋簷塗著朱紅的漆，橋邊的柏樹翠綠挺拔，倒映在波光裡，當地的人都親切地叫它「橋亭」。

這就是瑞雲橋，八百年來，它頂著風雨，攬著山水的靈氣，裝著一代代人的悲歡故事——它不是一座讓人過河的橋，更是一本寫滿時光傳奇的書。

早年間，還是南宋鹹淳元年(1265年)的時候，這地方還不叫進德，叫「箭竹」。漫山遍野的竹子長得筆直，像一支支指向天空的箭，可村前的溪水卻成了攔路的天塹。居住在溪的南北兩岸的村民來往很不方便，村民們很想鋪一座橋。

於是，村民們便在村口處用大木頭鋪了一座獨木橋。沒想到山洪一來，剛鋪好的橋轉眼就被沖沒了。心有不甘的村民又鋪了一次，結果還是被溪水沖得沒蹤影，那溪水就像暴躁的老虎，屢次鋪橋，屢次被沖走，根本沒法馴服。

一直到明成祖三年(1405年)，有個從江西贛州來的地理仙叫尚輔山，他走遍了進德的山水水水，最後指著庵尾山和庵頭嶺中間的山口說：「這裡是『龜蛇鎖水口，雙鳳朝牡丹』的風水寶穴，可在此處建造一座大橋，既能鎮住湍急的水流，又能集福聚財。」村民們聽了他的話，便決定在此順著山的「龍脈」，壘石做橋基，建橋治水患。

這個地理仙，還真的有點本事。他把橋體設計為單孔梁式建築，兩端橫架九根碩大木樁；橋上建廊，面寬五間，進深三間，中間建有天竺亭；兩邊建有兩披，廊內陳設坐椅，供行人休息。這種設計獨具一格，使橋的功能多樣化，也算是一種非凡的智慧了。

但建橋最費勁的，還是尋找那九根主梁。每根梁都得到十六米長、七八十分公分直徑的巨杉，重好幾千斤。好在那時的山林都是原生態的，可以就地取材。村民們在本村三角林的深山裡找到了合適的杉木，可山太陡，根本沒法抬下山。怎麼辦？集思廣益，辦法總比困難多。有人建議，用鉤鐵打入巨杉，用粗麻繩綁在鉤鐵上，眾人順著山勢往下拉到箭竹溪，待下大雨溪水上漲，利用水的浮力，推到建橋處。就這樣，解決了巨杉搬運的大問題。當年拉巨杉留下的深溝，後來成了一條大坑，就是現在的「洪乾坑」。

橋建好那天，村民們特意在橋頭種了松樹和柏樹，祈盼著橋能像松柏一樣長青。九根大梁與五間設計，暗合著對「九五之尊」的敬重，也讓這座橋成了當時閩南地區獨一無二的廊橋。

後來，村民們就在橋中間的天竺亭裡供奉了一尊觀音佛像，四時奉祀，以保風調雨順，合境平安。可不知什麼時候，佛像竟被外村人偷走了。過後，被箭竹的村民發現，

追到外村要，可外村的人不給，說這觀音佛像是他們的。兩邊各說各的理，吵得不可開交。最後，有人提議讓佛祖自己決定去留。大家就把觀音像放到溪水裡，要是佛像順著水流漂走，就歸外村；要是留在原地，就還給進德。

按說，佛像應該順著水流往外流去才是，可沒想到神奇的事真的發生了一——溪水明明一直往下流，而那尊佛像卻一直在水裡打著轉，怎麼也不肯漂走。外村人見了，歎著氣說：「這地方真是有祥雲護佑啊！」從那以後，這座橋亭也就改叫「瑞雲橋」了。經過這次的波折，亭裡的香火也越來越旺，虔誠的香客來來往往，把橋前的石階都踩出了深深的凹痕，像一圈圈刻在時光裡的年輪。

到了明朝崇禎三年(1630年)，有個叫張瑞圖的大書法家，正四處遊山玩水。他路過箭竹村時，一眼就看到了瑞雲橋——像彩虹一樣橫在溪上，三三兩兩的村民們在橋廊裡歇腳聊天，還有一些香客正點著香向觀音佛祖祈禱，守橋的道士正輕輕掃著香台，整個畫面像世外桃源一樣安寧。

張瑞圖一身遊客打扮，正在欣賞著瑞雲橋的美景。守橋的道士讀過不少書，頗有見識，他看張瑞圖氣度不凡，一飽學之士的樣子，連忙邀請他到橋邊的屋裡喝茶。經過交談，得知眼前之人便是赫赫有名的號稱「南張北董」大書法家的南張——張瑞圖，喜出望外，趕忙懇請客人為瑞雲橋題字，留下墨寶。

張瑞圖望著眼前獨特的廊橋，看到橋上人來人往，見景生情，心裡也滿是感慨：這橋，不只是讓人過溪的路，更像渡人向善的「船」啊！於是，他欣然答應，拿起筆寫下「津梁大千」四個大字。那字筆鋒縱橫有力，既藏著山河的氣勢，又帶著佛家的慈悲禪意。從此，這墨香就永遠留在了深山裡的這座橋上。

瑞雲橋也如人生，也曾遭受劫難。公元2007年的夏季，一場無名大火把這座古老的橋廊燒了個精光。村民們摸著燒焦的木頭，心疼得掉眼淚，可他們像當年的先祖一樣，沒被難住——大家湊錢的湊錢、出力氣的出力氣，照著原來的樣子重新建造。規模尺寸樣式，都按老模樣造。「津梁大千」匾額也重新雕刻懸掛，雖然不是張瑞圖的真跡，卻滿含著村民對先賢的敬重。

橋頭的古柏仍在，被歲月刻滿紋路的枝幹上又添了新的花紋，繼續陪伴著廊橋歷經歲月的風風雨雨。

八百年過去了，瑞雲橋就像歷史老人，靜靜地見證著時代的變遷，儘管現在有了公路，汽車能開進山裡，出去闖蕩的年輕人也都帶著新見識回來，村裡的面貌日新月異，可瑞雲橋還是那樣，靜靜地臥在進德水尾溪上。它用身上斑駁的木紋告訴每一個路過的人：有些精神，就像橋下的溪水一樣，永遠不會斷；有些故事，就像橋頭柏樹一樣，永遠在村民們心中珍藏著。這座古廊橋的傳奇，還會跟著歲月的腳步，不停地續寫著。

黃美麗

孝順兒孫知我心



孝道園

《紅樓夢》中有一首令人深思難忘的《不了歌》，歌中唱到：「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事實上，由于菲華人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努力地傳承弘揚優秀的中華文化和優良的中華民族傳統，菲華社會中的孝順兒孫層出不窮，可歌可頌。而我，非常幸運，這輩子也能享受到這種天倫之福！

2005年，夫君突發心梗阻塞，不幸與世長辭。這噩耗猶如晴天霹靂，沉痛地打擊著我。幾十年來，一直陪伴著我走過風風雨雨的老伴突然走了，我無法接受。這段時間似乎是我一生中黑暗的日子，眼前總是浮現著老伴的身影，耳中總是迴響著老伴的聲音。我好像失去了依靠，失去了主心骨，心痛如撕，淚流難止。

人們常說：「知母莫如子！」為了讓我走出那悲痛欲絕的陰影，親人們都來真誠地勸導我，特別是幾個兒女除了無微不至的關心我的起居飲食，更是一直鼓勵我勇敢面對現實，化悲痛為力量，投入我熱心的慈善活動，讓自己的晚年過得更有意義，更為豐富多彩。幾個兒女都有各自成功的事業，為讓我既能安度晚年，又能退而不休，能有更多的精力去參加社會的有益活動，兒女們決定，結束我和老伴創辦的大發飯店和達沃市各超市分店的繁重工作。

親友們和兒女們的幫助，讓我重新地站立起來！在老伴逝世後的我的第一個生日，經兒女們的聯繫和準備，選在當時還鮮為人知的達沃(愛孩童基金會)孤兒院舉辦感恩會。感恩會邀請社會賢達，親朋好友家人赴會。感恩會上，首先是被父母遺棄的孤兒上台講述他被父母遺棄的經過，感動赴會的所有人！接著，我大兒子當場向孤兒院捐款。

在他的帶動下，在場的愛心人士也于第二天紛紛地向孤兒院捐款、捐物。為改善孤兒院的生活環境，他們有的主動將孤兒院的泥濘地鋪成水泥路，有的自費建藍球場和建防火梯……這不但大大地改善孤兒院的生活環境，更是迅速地擴大了孤兒院在社會上的影響。在馬尼拉，有些摯友搭航班到孤兒院捐款，有些摯友通過銀行匯款捐給孤兒院，還有些人寄來孤兒院的生活用品。在宿務，一些僑領主動地聯繫我們，為孤兒院捐款。他們獻愛心，不留名，不接受感謝信。更令人感動的，這

些愛心活動也波及故鄉廈門。來自于廈門的童年學妹到達沃探望我，他們也到孤兒院獻出跨國的愛心，即使回到廈門也還常常給孤兒院寄來捐款和食品。廈門創星谷記者王容女士組織一團12人，帶來電腦和很多禮物專訪孤兒院，與孤兒同歡共樂。二十年來達沃[愛孩童基金會]孤兒院正是在眾多菲愛心人士的扶持下，不斷發展和完善。

二十年來，我已和達沃(愛孩童基金會)孤兒院融成一體，同甘共樂。去年，小兒子又與孤兒院主辦人和社會團體聯繫，在孤兒院為我慶生。慶生會上，看到那些快樂天真的兒童，看到那些從孤兒院走向社會和踏進大學校門的往日孤兒，聽著孤兒們用中文唱著的感恩歌：

「在我們的流蕩中，我們遇到好心人，一瞬那的時間裏，結束了流浪的生活，我們上學校受教育，叔叔阿姨一起走，無私奉獻養育我，一句話行個禮，我們感謝您！」歌聲讓我感動萬分，歌聲也讓我想起《最美夕陽紅》這首歌，它的旋律是多麼的優美，它的歌詞是多麼的韻味無窮！聽著，聽著，我熱淚盈眶，深深感謝我的兒女們，是他們的支持和幫助，讓我有這麼充實的晚年生活！

孝順的心會一代感一代，一代傳承一代。外孫從小常跟我在一起，我教他寫中國字，唱華語歌。從小有天賦的外孫，十歲時，在中國外交官員蒞臨達沃的晚會上，穿著唐裝上台獻唱《龍的傳人》，博得時任中國駐菲大使傅瑩女士的讚揚。外孫學習優異，被保送到新加坡求學。在新加坡，外孫會寫信和寫文章，表達他對外婆的掛念和愛意。在給外婆的信中，他會真情地回憶起他的童年往事，感謝外婆對他無微不至的關愛。大學畢業後，外孫是全菲優秀大學生，榮獲菲國父黎剎獎牌。他懷著感恩的心說，沒有奶奶就沒有現在的我。節假期，回到我身邊，他總要自駕車陪著我四處開心。是的，看著外孫的成長，感受著外孫的孝心，我說不出的開心！

如今，我已到耄耋之年，是一個夕陽下的白髮老人，但我的身體還算硬朗，為不影響兒女們的生活，我選擇了自居，但兒女們時時處處都在關心和照顧我，除了日常的生活，無須我煩惱，更主要的是，他們深知我的心理，知道我熱心社會活動，從來不會讓我獨自外出參加，細心地呵護著我。我真是老有所依，老有所樂，知足了，感恩著天賜給我好兒孫。

高俊仁

辛頓演講的三大核心要點



世相漫筆

在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現場，盛況空前。前日，人工智能領域權威專家辛頓首次來華發表演講，內容信息量巨大。辛頓首先闡述AI與人類思維的「相似」之處，提出「人類理解語言的方式與大語言模型幾乎一致，人類甚至可能和大語言模型一樣產生『幻覺』，因為我們也會創造出一些虛構的表達。」

後推出三個核心觀點：一個顛覆認知的判斷、一個關於風險的警示，以及一條人類的生存路線。無論你是對AI的未來好奇，還是想弄清人類與AI的相處之道，這些內容都值得關注。

一、顛覆認知：數字智能在硬實力上碾壓生物智能。辛頓開篇便清晰揭示了數字智能與生物智能的差距，三個對比尤為關鍵：

知識共享效率相差億倍：辛頓指出，神經網絡通過一次權重複製就能傳輸數十億比特信息，而人類借助語言教學，每句話僅能傳遞百來字。打個比方，AI之間傳遞知識如同用5G下載4K電影，瞬間完成；而人類靠語言交流，就像用撥號上網發送文字，效率極低。

辛頓提及DeepSeek採用知識蒸餾技術，將大模型知識壓縮至小模型，如同把圖書館精華塞進口袋書，這種迭代效率與人類手把手教學相比，堪稱天差地別。

硬件依賴天差地別：數字模型更換芯片即可實現「永生」，這使得程序裡的知識「不朽」。即便存儲大語言模型(LLM)的硬件被摧毀，只要軟件存在，就能隨時「復活」。而人類的智慧具有極強的個體依賴性，人一旦離世，大腦中的知識與經驗便隨之消失，無法完整留存。

能耗趨勢傾向數字智能：生物計算雖更節能(人腦功耗僅約30瓦，相當於一個燈泡)，但如果未來能源成本足夠低，數字計算的規模化迭代將形成碾壓優勢，如同省電的小風扇遇上可無線供電的中央空調。

二、風險警示：AI暗藏潛在威

脅。辛頓的風險警示引人深思：AI可能為完成主任務而自主產生「活下去」和「搶奪資源」的子目標。

當具備這兩種動機後，AI將從被動工具轉變為主動系統——就像飼養的小虎崽長成大老虎，若想反殺人類，會變得輕而易舉。

更值得警惕的是，AI可能學習人類的欺騙技巧，輕鬆繞過所謂的「關閉按鈕」。

儘管當前AI看似聽話守規矩，但一旦其智能遠超人類，人類面對它們如同三歲孩童面對成年人，毫無對抗能力。辛頓認為，AI可能會意識到「奪權」是實現任何目標的捷徑，這種自我驅動的生存本能，或許比科幻片中的情節更令人恐懼。

三、生存路線：全球協作馴化AI。最後，辛頓提出，人類無法消除AI——因其在醫療、教育等領域價值巨大，且即使某國放棄AI，其他國家也不會跟進。因此，人類的生存關鍵在於協作，核心是「讓AI不會消除人類」。

具體而言，需建立全球AI安全研究聯盟，各國共同研究「讓AI向善」的方法。他強調，訓練AI向善的技巧與提升AI智能的技術不同，二者並不衝突，各國無需公開最頂尖的模型，可保留自身核心技術。這種思路類似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雖對立，卻能聯手阻止核戰爭。如今，AI安全同樣需要全球共議。

歸根結底，人類當前的核心問題並非「要不要AI」，而是「如何與未來的超級智能好好相處」。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大眾論壇 園地公開 歡迎投稿 文責自負 作者觀點 不代表本報立場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女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烈文
 營業部：227 Desmarill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